

喝 酒

一

贾平凹

著

陕西旅游出版社

陕西名家短篇小说精选

喝 酒 (一)

贾平凹 著

陕西旅游出版社

目 录

曳断绳	1
帮活	6
水	13
清油河上的婚事	21
姚生枝	41
果林里	52
猪场夜话	59
第一堂课	65
春女	72
竹子和含羞草	76
满月儿	91
夏诚与巧姐	104
第五十三个	116
夏家老太	123
南庄回忆	135
拜年	147
喝酒	161
最后一幕	169
月	185

牧羊人	194
丈夫	205
雪夜静悄悄	215
笛韵	222
夏夜“光棍楼”	233
春	244
归来	250
纺车声声	260
童年家事	275

曳断绳

“曳断绳”是个人。冬夏，他光着头；穿棉着单，肩上总披个麻袋片。他干活实诚，言语却短，说话有些咬舌，一急，恨不得把喉咙咯出来。按他女人的话说：“说个话，可怜家儿的。”第一次全国农业会议后，队里在西沟打坝，选突击队长时，大伙给他举了拳头。富裕中农老六不乐意，撺凉话：

“啥人啥配法！榆木疙瘩，能雕花？”

话落点，老曳嚅地站起来，两肋憋起两个气包，喉儿骨上下动了动，一咬牙，直通通地吼道：

“能！能成！”

大伙哗哗地给他鼓掌。是嘛，端南正北的老贫农，咋不行？！过了足足四五分钟，他没话了，人们以为完了；可

是他喉儿骨又一上一下紧动了一阵，愣盯着门口。门口坐着他的女人，正给肉疙瘩娃喂奶。

“小水。”他叫着小儿子，叮咛的是儿子妈。“我，成了队长。你，就是队长……家属！往后，不要给我下巴下，支砖！”

他女人却捏了一下小水的屁股：

“蛋，听见了没有？队长的儿子！”

人们都笑了。

笑声中，老曳那紫铜脸上却一派庄重劲。他从肩膀上抓下麻袋片，在手里捏着，捏着，要捏出水似的。

那个麻袋片有用场：下雨了，是雨衣；出汗了，是手巾；拉车了，是垫肩；乏了，累了，打个盹，就地一铺又是个床。打坝开始后，料石要从五里外的石场拉，他们就一人、一驴、一车，日夜破着命干啦。车辕上吊两个东西：左边，是一袋炒面，右边，是一盏马灯。别人一天拉十趟，他，十五趟不够数，算输！

拉车要过一道浅水河，别人来回得脱鞋脱袜，他嫌麻烦，光脚穿双胶鞋，噗咚，噗咚就趟过去了。从小讨饭的脚，没穿过鞋，到现在，五个指头张着，还有裂口病，这一来，口裂得象娃嘴。他女人提着一暖壶温黄蒿水，拿上脸盆儿，找上工地让他烫烫脚，他说：“烫脚？谁拉车？”好象女人说的是笑话。一推推到第二天，第二天又推到第三天，末了，又要推，他女人火了，半路拦住了他的毛驴驹。

“你不要命啦？”女人说：“今日不烫一烫，车就别想走！”

“离心远着哪！嗨……”他跺着脚，看他女人的脸，女人脸紧绷着，每一条皱纹都向他表示：不烫不行！他咧开大嘴笑了。行么！便端起盆子，往鞋壳里一灌：让它慢慢在里头烫去吧！

女人吃了一惊，望着他的背影说：

“我的天神……”

老六过来恶狠狠地说：

“哼，革命还要脚？”

“你知道个屁！”谁要攻击老曳，她可不依！她翘起大拇指和小拇指，“他是这，你是这，呸！”向小拇指上吐了一口。

大坝修起来了，可下了一场特大暴雨，又被冲垮了。

那天下午，突击队没笑声了，炊烟不冒了，一些人拼命抽烟，一些人蒙着被子睡觉。难过呢。老曳来到大坝上，一双暴着青筋的树根手，摸着垮了半截的断坝，突突突地直抖。水冲的是心上的肉呀，他能不伤心？！可他一下子挺起了腰，抓起一块土疙瘩，一咬牙，捏成碎末。“社员看干部哩！”他心里说，咚咚咚地从大坝上跑回来。一路大声地吸着鼻子，一双粗手把麻袋片从肩上抓下来，使劲地拧，使劲地拧，等到住宿棚前，麻袋片成了一根大粗绳。他找着他女人——炊事班长，喊：

“去，割几片肉，取些黄花，把伙食改善改善！”

他又叫住宣传员小王：

“把喇叭开大，拣有劲的片子，放！”

杆稍稍的大喇叭里，传出来的歌儿，又把劲鼓起来了。

他女人才明白了丈夫的用意，在人堆里笑了：

“哟！这鬼……”

吃罢饭，老曳跳上土台，讲话：

“难道咱软了喽？不啊！”两个拳头往上戳着，吼着：

“搞农业，要大干！狗熊，才——爬着走！”

这时候，他女人急急火火跑来了，告诉他，见老六和两个人拉了毛驴车从后坡走了，一路上还嘟囔着：“塌火了，塌火了！爹死娘嫁人，各顾各了。”他一听，火了，撒脚去路上截。

红石坡下，停着一挂车，却没人，车上放着刚抬下来的一扇磨石，显然要拉出去卖。沟里，老六三人还正龇牙咧嘴抬一块磨石；这边，老曳把脖子往辕里一伸，曳绳往后脖子上的肉疙瘩上一套，两只胳膊把车辕杆一夹，只听“咯吱”一声，车拧向了，一吆毛驴，向着坡上曳……。“嘞！”地一声，老六的细曳绳断了。做活奸巧的老六，他的曳绳怎么招住老曳拉呢？老曳把断曳绳解下，扔了，系上自己特备的粗曳绳。

老六在山沟里喊：“啊！谁把车拉跑了！”

“谁？榆木疙瘩！”老曳哼哧着说。

老六看见了车辕中间那闪动的麻袋片：

“乖呀，老曳！……三四百斤重哪！”他喊：“阱！你怎么把车拉走了？”

老曳头也没回，答道：

“垫坝！哼。还要拉，拉人哩！”

说完，喷火的眼睛紧盯着老六，意思在逼问：让我看你

还想怎么说？

多可怕的眼珠呀！老六不敢看他，痴在一边了。

“痴啥？还不上工地去！”

老六象沙锅里煮驴头，后脑勺软了。肩上搭了他那半截断曳绳，一步一步走了过来。这时候，前边高坡梁上，脆脆地响了一鞭：

“啪！啪啪！”

1975年2月15日午于羊儿沟

帮 活

多次邀请后，德胜要给老七家打院墙去。他，一个出名的墙匠，收拾了墙上什具，便棉袄上刹了腰带，怀里揣了酒瓶；走出门来，手里偌大一个饼子，一口一个月牙，两口一个“山”字。

老七家，老七到镇上打酒割肉去了，没人。泥水匠德贵早在门前砌墙根子。已经砌了一半了，单等墙匠打了墙，再搪泥、苫瓦。

两个匠人，正是一双对手。德胜，黑矮汉子，下边一双榔头疙瘩脚，上边一头端乍刨花发，咋样看，都是个粗莽人。但，瞧他打墙，墙面有一个核桃大个坑，不行！得新补

上。一板一板拍过。谁敢说 he 做事不认真?! 而斯声慢语的德贵,细长个儿,白净脸皮,看起来精明,为人却稀糊,就象他手中的刀,什么泥墙也抹得平。十几年来,德贵总害怕和德胜在一块做活,可总是碰在一搭:墙匠和泥水匠么,笼绊不离笼沿!

当下,德贵又忙着砌起根子来,指着旁边两拉车石头,说:

“来,伙计,先帮我递递石头。”

石头,是老七昨日夜捣弄的。德胜噙了烟袋,便递起来。递着递着,他眉心里拢起了疙瘩,一把拔下嘴上烟袋,“卜卜”,在车帮上磕了;话到嘴边,变成一口唾沫,“呸”地吐了,只把有的石头放在一边。德贵低着头只管砌。他是巧人,把疙疙瘩瘩的石头砌得齐整,把缝缝隙隙里的泥巴抹得光堂;不紧不慢,嘴角里飘出着曲儿;时不时喊着:

“来个长的。”

“来个方的。”

可是,这次手伸出来,并没有石头递来。抬头一看。德胜蹴在一边抽烟去了。

“抽烟也不看个时间?”德贵说。

回答的,是烟锅一弹:“没石头了!”

德贵指着身边留下的那堆石头:

“留下这生儿子呀?”

德胜一蹦,坐在了石堆上,说:

“这! 不能用!”

“咋?”

“这是队里石头！老七偷搬队地堰的！”

‘哈！’德贵说，“说你能，真个隔山看见兔出气！你能让这石头说，是地堰的！河滩的？”

德胜盯着他，腮帮上的筋肉凸两个包，烟锅狠狠在石头上砸着，说：

“你盯！往这盯！”

“噢……”德贵看着石头，全是半边黑，半边白；半边生着绿苔，半边沾着粘土；只有地堰上的石头才是这般模样啊！他一双眼睛惊得叭嗒叭嗒眨了十几下，呆了。“细！细！怪不得有人说你，蚂蚁爬过去都能寻出印！”

一阵无语。知趣的德贵便招呼德胜歇会儿，拿了蒲团，扔给对手；德胜坐不惯，端了个树根疙瘩，蹠在上边。德贵说：

“瞧，老七今日倒厚道！”他抓过一边的酒瓶子。“抿两口，热热肚。”

德胜从怀里掏出自己酒瓶。酒是自家烧的柿子酒。他平素喜欢喝两口壮气，怀里老揣着这个小圆瓶。说话间，启开瓶盖，仰脖一灌，顿时脸色枣红，说：

“喝惯了自家的酒，饮‘白干’吗，上头！”

“你呀，还是那‘三大纪律，八项注意’！咱来帮活，不白喝他的。”说着，瓶子撅起，一咕嘟，瓶子里泛起泡沫。

“哼！……”德胜鄙夷地瞪了德贵一眼，没吭声。呆会，淡淡道：

“为酒来，八抬轿也请不动！”

“倒不是为酒。哈！谁稀罕这猫尿？！”看德胜那神气，

德贵擦着酒嘴，“咳‘能者多苦’嘛！街坊邻居的，也图个为事人。”

为事老七？德胜打量着这人家：四间瓦房，青砖到顶。原留的门前场地，盖有：猪圈，羊棚，厕所，柴房。剩下的空地，种着蒜苗。再往前，是他家自留地，冬天洋芋才收，还没种别的。

“老七咋这个时候打起院墙？”德胜问。

“咳，他说他家鸡多鸭不少的，打个院墙隔住了，不糟踏自留地的庄稼。”

“哼哼，”德胜在心里骂着：原先前边是队里耕地面积，老七提出要把自留地对调过来，队里没同意，老七把鸡赶着去糟踏庄稼，闹得不行，给对调了，这下就知道庄稼可惜了？！他越想越生气，说：

“这人，浑身的勾勾子，总想挂集体的东西！”

“老七这人……嗨嗨，管他哩，咱又是个干部湿部？咱是匠人，耍的泥刀，把泥合稀，把墙抹光，挣钱不挣钱，落个肚肚圆，得了！”

德胜嘲笑他：

“那不是匠人，那叫人匠！”

德贵正“吱儿”吸酒，喇地红了脸：

“这酒好烈！上脸了！嘿嘿，你这风火鬼，说话也象你打墙，一杵子一个印！”

话到这儿，德胜早过去安好了墙板，装好了土，跳上了板头，提过了杵子。德贵点了火绳，吃了一哨子水烟，只好放下，过去到房角石头堆抱石头，砌墙根，嘴里说：

“你总是急！一哨子烟都吃不及。”

好德胜！撂丢了棉袄，挽起了袖子；二十斤重的石杵子，提起来，胳膊上滚起了黑疙瘩肉；砸下去，起伏的胸脯里，跳出一个“嘿”字来。咚！咚！打得好个凶！德贵看着他，眼红他的好力气，赞叹他不吝啬汗水。才要说句讨乖话，那德胜，杵子提起来，却冷丁停住；一扬手，杵子撂下地；一个猛子跳下来，抄手踱步，竟量起老七的院子来了！量过院内，又量自留地。末了，捡起一个瓦片，在地上算起账来，过会，猛地一站，奔过新打的两板墙前，肩膀扛墙，后腿一蹬，垮！墙倒了。拧头又对德贵喊：

“喂！把那墙根子挖了！”

“你疯了？！”德贵说。

“是你昏了！”德胜说，“你把根子扎到那儿去了？这自留地被占了三分之一！”

“这，是老七划的线。”德贵说，“自留地还不是人家的？”

“谁家的？”德胜热血涌脸，炭红。“自留地也是队里的，随时可以调整。这院墙一打，墙内就属于他了！”

德贵不敢和他再执撞下去，却笑嘻嘻地过来，按着德胜坐下说：

“瞧你，倒要吃我？”

“哼！我说他硬要调自留地哩，原来为的这一着呀！”德胜气得坐不住，急得一嘴角白沫。

“事情你看透了，我有句话要给你说哩。”

“啥事？”

“不说吧，我心里觉得过不去；说吧，又怕你性急。”

“啥事你说嘛！”

“我说了，你可千万不要发急。”

“到底是啥事吗？”

“老七划根子线时，我在跟前。他说把自留地占些，打了院墙，二十年、三十年，都是私人的，不怕日后有个变化，反正院内照样种庄稼。……要我给他守口如瓶。”

“嘯！”德胜从怀里掏出酒瓶，石角上叩掉盖，仰头一灌，汗油脸越发形红，话和唾沫星一块喷了出来：

“那不行！这是侵犯集体利益！这是干歪门邪道？好贼！”

德贵忙扭头一溜儿，再没旁人，说：

“哎呀呀，我就怕你急，果然就急了！”

“不急？凭你这蔫样子，社会主义集体叫人家拧丸子吃啦！”

德胜站起来，一脚踹倒扎墙根的挂线棍，线棍没有断，双脚蹦达过去乱踩，还没有断，火了，抱起一个石头砸下去，线棍折断三截。接着，扬起一双榔头疙瘩脚，唏哩哗啦，蹬垮了一段墙根子。德贵看得牙根子发酸，说：

“你是要踢我的酒盅子？”

德胜说：

“踢了你的酒盅子，保集体的饭碗子！”

德贵噎得没话说，过了一会，又走过来，轻声软气地说：

“我的好老哥哩，我也知道老七不对，可这，人家给咱

打酒割肉去了，咋冷人家的热脸子？咱是在帮活呀！”

“帮活？”德胜说，“先要帮人哩！咱是公社社员，眼看着有人在公社墙角掏窟窿，不管？亏人！给！帮个手！”摆过一把镢。

七里八拉，刹时间，挖出墙根子。德贵重新扎根子，德胜重新打土墙。德胜，好手脚！撬起杵子，提上打下，震天价响。干得欢了，从怀里又掏出那酒瓶，“嘣”，瓶嘴在杵子把上一磕，飞了。剩下的少半瓶酒，灌下肚，摔了瓶；大手一抹嘴，又是一杵子，咚！

德贵还是忧心忡忡，在一边咕嘟：

“咳，老七回来了，咋交待？人家会说我的不是呀！”

“把心放进肚！”德胜砸着石杵子。“过会儿，咱去找队长，汇报！晚上，建议开社员会，评论！看是谁不是？！有他的，他检讨，有你的，你检讨！”

德贵听了，牙根子都麻了。那话，象杵子砸出来的，落在心上，只是腾腾响。

1976年11月12日夜于烽火村

水

一九七六年六月。

茶坊岭“东水西调”工程重新上马不久，我们物资运输队集中了一天，突击给工地运一批炸药。正是燥热的天气，汽车在山路上跑了半天，水箱的水早就滚沸开来；路边又没有什么可添的水，只好开开停停；中午时分，车爬到岭西坡，水烧干了，十几辆车便一溜儿瘫在那里。我们只好下车分头去找水。

岭上光秃秃的。满世界里只是升蒸着白光：麦子才割了，地还没有翻过，裂着娃嘴般的地缝；茅草已经发白，叶子全部拧着；山岭上偶尔有几棵山杏、山榆树，只歇着知了，在声声呻吟。哪儿有水呢？我提着水桶，在发烫的料浆石路上跑着，喘着；口干得起了白皮，想抿抿唾沫，唾沫也